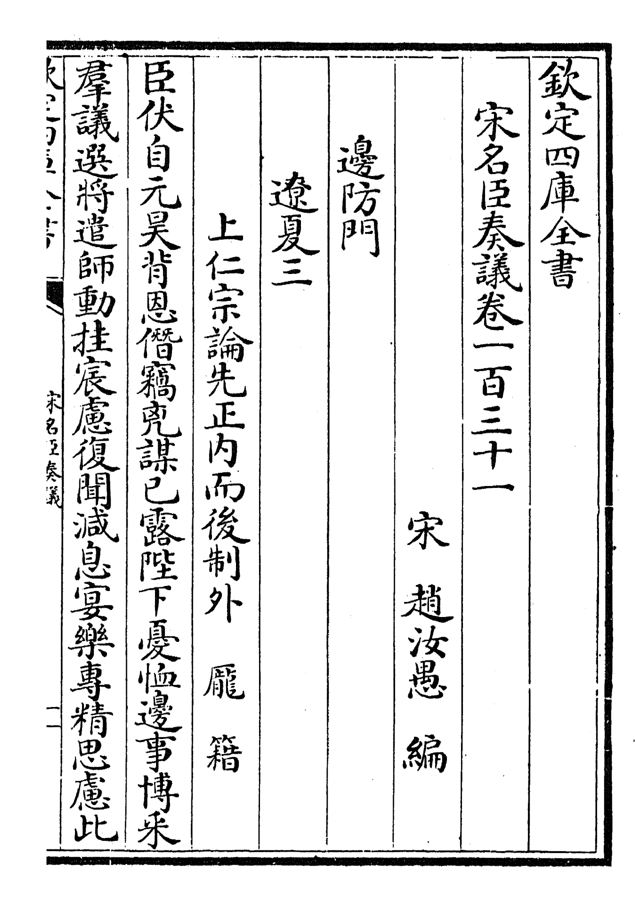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三

上仁宗論先正內而後制外 龐籍

臣伏自元昊背恩僭竊兇謀已露陛下憂恤邊事博采羣議選將遣師動挂宸慮復聞減息宴樂專精思慮此

乃宗廟之福天下之幸也若陛下憂勞不已則羌戎小醜不足平也誠不可輕之易之耳當平靜無事之時言事之臣尚願陛下戒謹修省況逆虜已畔兵戎方興此臣下尤當竭謀慮忘忌諱之秋也況臣孤蹇之跡上賴陛下照明奬擢獲升近侍恨無才略仰報大恩苟有管穴之見敢不陳露夫欲建事功者在先正其內而後制其外也先正其內者在陛下專意而力行之臣願陛下執恭儉嚴紀綱也荀子曰恭儉者偋五兵又曰彊本而

節用則天下不能貧故當今之急無先於恭儉也陛下試令有司計財賦之入必曰耗於先朝之時也計費用之數必曰廣於先朝之時也財賦日耗而費用日廣則安能使府庫豐積兵備足用也故願陛下節之又節以備用兵之乏應不急之務一皆止息專以備邊為念則功可立矣至於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當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夫賞所以勸功也僥倖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効命立

勲行陣者將何賞以足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禄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又最切務也茍國富兵彊綱紀嚴肅則四夷畏服之不暇又何僭亂之敢為實在陛下正之於上大臣持之於下則誰敢不從矣所謂後制其外者方今邊要與元昊接境者廣矣昨遣二帥臣以分制之固當以防備為急若不得其要則費廣而功未可期自元昊僭逆以來調發兵馬已衆多矣輦運器物紛紜道路諸所營繕

牽及民力兵戍既集芻粮所費不知幾倍於常時矣兵久不散支用無極臣恐羌戎未至而公私先困矣安知非黠羌狡謀而困我哉前代時及平定則休兵罷戍養民審備以防不虞故事至而其用有餘國家自和戎之後邊戍未嘗休息支用未嘗減節一日兵興則其力易困夫兵冗而不精雖衆不可用也竊聞所發之兵皆不選練而遣之疲弱預行者亦多此徒有其數而可用者殊少臣謂兵卒壯勇者一可勝疲弱者五況餽運邊儲

常為艱苦此尤宜重惜也欲望令漕運之臣與邊將選擇壯勇可用者留之於邊疲弱者或令還本營或置於近内多糧之地則邊郡兵精而費少矣晁錯有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是知兵戰者利器械訓士卒最先急也臣聞在京造兵甲之所近年以來多不擇監掌之官率皆勢要之人為之以自便其私也亦聞向來所造器甲多不精堅欲望朝廷擇勤幹之官諳知製作兵甲利鈍巧拙者令監轄工匠

精心製造必令精堅可用仍加覆驗明示賞罰則兵甲堅利矣其外方造作兵甲亦乞嚴戒國家休兵久士卒漸惰加之都將威輕軍衆難制若一旦臨敵深可豫憂欲望密詔二帥臣令經畫訓練之法統馭之術使將校知感愛之道士卒有禀畏之意然後時加訓告各使知主恩而勵臣節則臨事可用而功可期也寶元元年十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

上仁宗論外憂始於内患　　韓琦

臣伏聞元昊狂謀僭命朝貢不修輕犯天誅人神共忿陛下雖寬詔厚澤姑務懷柔其如逆狀已然必為邊患今獻策陳事者大抵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乃安邊扞寇之切務也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竊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際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

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覸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臣欲望陛下深惟祖宗所謂內患者盡革而去之則陛下威德遠暢外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醜孰能為國家之患哉如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慮非直元昊一凶而已臣竊為陛下憂之臣猥備諫員不敢循默

語涉狂直惟陛下憐其納忠貸其萬死寶元元年十二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論建立基本以銷末萌之患

吴育

臣切謂朝廷總制天下必建基立本以銷患於未萌若政令修綱紀立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士卒精將帥練則四夷望風自無異志一有未備則黠虜乘間而生心方今天下少安人情玩習而多務因循居常有議及政令綱紀邊防機要則謂之生事或有警急則必至怱遽

而莫知所為若稍且安靜又無人敢輙言且夏州久有人往來中國熟見朝廷因循之勢遂敢內蓄姦謀若以一時之事茍且支持或至爛額救焚揚湯止沸覆視前古厥鑒甚明伏望陛下從容延對左右大臣討論闕政博訪羣議修節用愛民之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寶元二年三月上時為右正言直集賢院事

上仁宗論元昊不足以臣禮責　吳育

臣聞聖人統御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賔

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勿絶而已或一有背叛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視如犬馬不足以臣禮責之今元昊若止是抄掠邊隅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同中國叛臣即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惟是剽急因而僞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鋭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但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誠為廟堂之遠筭也寶元二年三月上

上仁宗論西夏八事

富弼

臣竊聞去歲十二月中趙元昊反自立為大夏皇帝改元稱制引兵犯邊遣使致書割地邀貨陛下召輔相於宴會不容食頃之間輔相馳車馬於康衢殊乖坐鎮之重變起倉卒事無準繩朝議紛拏人心皇駭不逾旬浹傳布四方衆皆謂之忽然臣則知其有素請陳有素之狀其狀有六馮昔者德明尚存元昊方幼常勸厥父勿事中朝安能舉我國家終久為人臣妾且謂所得俸賜

只以自歸部落實繁窮困頗甚茍茲失衆何以守邦不若習練干戈杜絶朝貢小則恣行討掠大則侵奪封疆上下俱豐於我何恤德明以力未甚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説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縱其來往蓋示懐柔然而迹稔則容姦事久則生變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險夷邦政之否臧國用之虚實莫不周知而熟察又比來放出宫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市之内之左

右不唯朝廷之事為其備詳至於宫禁之私亦所窺測濟以凶狡之性貪欲之謀豈肯固守盟約坐受覊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須不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襲追以逗撓為困人之謀以遲久為匱財之計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復如先朝加兵於我而終棄靈夏況我疆盛百倍往時今若稱兵必能得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或故作滯

留而不迎或佯為怨遽而見迫或欲負扆而對或欲專席而居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蓋久已稱尊成其驕態忽下編於臣列深恥見於國人日講異圖自求足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我舉子不第貧賤無歸如此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之以公卿推誠不疑倚為謀主彼數子者既不得志於我

遂奔異域覩其決策背叛發憤包藏背敎元昊為順予其效鄭美必矣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五也西北相結亂華為虜自古聞之于今見矣頃者元昊援契丹為親私自交通共謀寇難緩則指為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犄角為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蓋先已結大虜之强方敢立中原之敵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六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為備養成深患遂至大騷此乃兩府大臣之罪也

此外元昊大抵復知朝廷以久安自恃不悟邊鄙之防以無戰為常不求將帥之具士卒驕惰器用凋零無謀臣策士以經營四方無宏綱大紀以控制萬國以此故元昊敢以一方之衆抗我天下之師輙稱皇帝殊不忌憚其為小戎輕蔑也如此畧遣數介平致尺書而大臣不知所為措置乖失以致調發軍旅塞滿邊陲戰陣未甞一施儲饋已聞屢窘關中大擾人心不寧而元昊宴安自居一毫無損坐觀其弊竊笑所為其為小戎侮玩

也又如此臣雖賦性至昧語才不長然自聞騷繹常切憂憤況臣知元昊必為今日之患十年於茲矣懷不能已遂於景祐元年嘗進文數軸内閣將一篇頗叙其事當時朝廷方謂天下大定四夷無虞臣不敢極陳西戎不賓之由但述選將預備之策而已不見省納棄為空文今變故已成邊事為梗致陛下憂勞在念旰昃惟勤專委任於輔臣謀削平於寇亂僅周歲序尚留天誅且自用武以來作事多失凡降一詔未嘗合朝廷之宜凡

建一謀未聞協天下之望寛猛不中動静皆違謂之德則人不肯懷謂之威則人不肯懼德威既弛夷夏何觀臣今略舉八條止為戎事未論其他伏惟聖明詳擇

一事伏聞元昊遣使全擬虜庭部伍甚雄辭禮俱亢觀其勇悍難制強辯自髙若非使者請行即是元昊選差取其籌畫推為腹心必謂不敢加誅得以恣行彊暴以能揣敵情為有智以不辱君命為得賢我若察其所叛之謀知其所來之意存之則元

昊遂其志誅之則元昊喪其魄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都市事出不意乘其本謀即時宣聞遂行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備邊上則可以示大邦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小人好亂之漸豈不韙哉戎人必憚而失圖戰士必為之增氣而反遠從境上召至都下恣其貿易待以雍容重幣遣還優辭慰恤意者豈非冀其回心易慮而伏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幾四十載尚無懷感之意終至反常之

禍豈茲姑息遂可悛移且以放還謂之懷柔邪則元昊悖逆之性何懷柔之肯馴謂之矜恕邪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恕之可忍謂之他計卒無可觀只是執事者巽懦自居優游不斷殺之恐其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放還優示寛貸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交回使其不測淺深猶可謂之良策召而復遣理有何長乃是大國之謀悉為小戎所料遂其所以能揣敵情之智成其所以不辱君命

之賢況當時調發正當輦運相屬道路雜沓民口沸騰使之往來盡得聞見謀事若此取侮之過也臣嘗觀前史見隗囂遣將髙峻據髙平光武使寇恂往降之峻命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立斬之峻即日降諸將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曰文者峻之腹心今者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又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直至涇州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

入朝為覘自張形勢云百萬之兵今且至矣乃請反命帝誚之曰我先戮爾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縛思力囚於門下勒兵欲戰突厥懼遂請和伏惟陛下觀寇恂唐太宗之所為復思今日元昊殊不悔過則當誅其來使果是邪非邪機會一失不可復得臣深念此痛惜萬萬也若事皆此類禍未可知

二事伏自元昊稱亂西鄙震驚或帥臣乞師或朝議

遣使沿邊要害宿兵猥繁雖與舊日不侔然亦不過一二十萬京師屯衛則差減天下禁旅則尚多起為應兵未嘗乏使竊見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末半年之内相繼三度揀軍皆遣使臣傳布宣命每至一郡無不張皇仍帶殿侍數負番次押人赴闕村民恐懼未㸃鄉軍致有奔竄山林鑚鑿支體不顧傷毀茍避涅黥久乃知其非然其如終是已惑三揀兵士厥數臣則不知然觀此施為所

獲必鮮若其事頻驚衆則莫甚於茲臣又伏思内則省庭外則轉運司以至州縣勤勞供職嚴峻用刑所急之須唯財是務盡農畒之稅竭山澤之利舟車屋宇蟲魚草木凡百所有無一不征共知困窮都為賦斂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軍可謂多財可謂耗矣今始用武遽稱乏人即不知向時所贍之軍何在所耗之財何益殊未戰鬬已大驚擾萬一或至敗衂頻有殺傷須行補添别

設應援至時又不知調發者何所揀選者幾番比之今來必大興作凡係兵籍既已不充所謂鄉軍豈免强配此時百姓所懼將來必有不虛若果行之為患非細

三事伏見今年四月降中書省劄子稱臣寮上封財賦所出各有攸司由外以充内自下而奉上者也又曰仍取羨登用備供入乞戒諭諸路轉運司如用度或闕須管自擘畫支贍若的是圓融不出即

許於隣道糓有剩處支那不得更似日前乞自京般請錢粮之類徧行下者臣聞民者本也存心於民則邦國寧財者末也屬意於財則黎庶畔是以王者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民不聞誅求以害生靈蓄積以奉私欲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禮曰財散則人聚此經典之明文也伏以國家肇造之時疆境甚隘財賦至微而征伐不停用度亦足洎太祖盡取川蜀河東江南兩浙荆南湖南廣南閩粤之

地何啻萬里不計逐方所積寶貨當時盡歸京師
且以後來賦輸無不經度逐年只留實約軍費其
餘每歲盡數上供民力所輸秋毫無隱不間遠邇
不問炎涼輦運縱横水陸奔湊官司督責時無暫
休凡天下如此者已七十年矣豈非由外以充内
自下而奉上乎而又干戈不作華夏底寧唯是常
須别無它費臣謂都下財貨固當在處如岡如阜
有入無出莫知紀極諸路運司以逐州實約之費

無多羨餘其閒年歲有凶殺則必蠲除朝廷有要
索則必應副多行搜括裁可張羅若又分外督之
不知出於何所朝廷既行誡諭運司不敢冒違無
計以供唯民是取民若可出豈復行仁民又不禁
必生怨怒虧損和氣馴致深憂是元昊擾邊陜西
被苦士馬日濟芻粟頓竭繕治甲兵修築城壘百
役興作萬倍艱難復阻旱災無收農賦中糴之入
既不厚鬻爵所得又不豐數十萬兵何所仰給坐

觀困弊不行救卹而執事者尚曰財賦者由外以充内自下而奉上爾之不足爾自營求是何乖方之深也夫上下相維中外一體豈可豐上而刻下空外而實中下茍困則上豈得安外若揺則内豈能定況以七十年天下所入而救此日一方之急豈為難哉若但誅求取足人民無所逃避變亂豈有不生手足之患未除心腹之疾又作則臣深為執事者危之臣不敢遠引古事恐煩省察只以本

朝事驗之竊聞太宗皇帝初寘內帑嘗謂侍臣曰河東敵境甚邇吾必取之至時不免擾民今內帑所積以備調發戒重擾也其後皆如詔卒不擾下今元昊背畔關中用兵要在安民圖共禦寇而反靳中府無用之物擾四方已困之民惜財貴人大非太宗皇帝之所用心也臣又聞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國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室廬篋笥者庶人之富也今執

事勸陛下行庶人之事何示人不廣也且又云的是圓融不出許於鄜道支那夫鄜道貸財各有用度必難假輟徒費規求臣又敢以近日一事為證切見河北轉運司奏乞割河東五州十三縣税賦充河北支用本路自奏一路之費悉賴五州之資若遂割移殆難供給尋具聞奏事已寢停鄜道支那徒虛語爾唯是朝廷逐急救濟乃為良圖矧向者居無事之時已行假貸豈今來當用武之際復

致艱難前後不侔利害可見臣謂建此計者不姦則妄贊其說者非愚則詖惟陛下鑒之以明斷之以果則大事不失而帝業可保矣

四事竊見去歲降詔令内外兩省官及諸司使副在邊者并軍職刺史等近百人各結罪保舉殿直京官已上委無贓私堪充邊任者臣聞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有才者然後識人之才無德者見有德必憎非才者見有才必忌唯憎與忌固非存公萬

一才德雖踈慉忌不作其如所見相戾所為相乖使之擇人何由得士切以兩省官及諸司使副雖名顯官豈必皆賢多由積累而陞亦有容易而得軍職刺史本是武夫校力則多語識全少盡令舉將帥之士便以委邊塞之權不問舉主之才德如何安知所舉者善惡若忌慉已有所害乖戾復更相乘所舉之人豈堪任事臣又聞官大者德未必大位高者才未必高京朝殿直之流固有可採借

職選人之輩豈盡無能假有兩省官識一選人果有奇才又有諸司使副識一借職果有異術借可薦舉寘于邊陲而限以詔條須且棄置宛轉尋訪別得所聞久諳與旋擇固殊目覩與耳聞又邈限官而選得士為難臣又聞善任人者必適其所用善御物者不强其不能蓋以輪輮異宜鑿枘殊制茍只取其無過而不問其用之所有秖重其守廉而不究其謀之所存則臨事必隳當官必敗廉而

無過者行也用而有謀者才也行則主於化道才則主於經營居治安之時宜乎化導以行在擾亂之日則當經營以才大凡處邊任者小則乘一障大則守一州或驅馳戰陣之間或出入戎狄之境或經度糧草或熟習山川或逞驍勇以雄邊或行反間以疑敵或陳討伐之策或謀守禦之術如此數事皆須藉才必求非常之人乃立非常之効若但取齪齪無過規規守廉施之邊方萬必無用不

止無用必誤軍機徒令舉者易與而自便亦後有
喪師失律其若我何臣謂此詔舉官蓋因循平日
所行甚非今時之宜也臣伏望兩省官諸司使副
或軍職刺史在邊者不可一例受詔宜令兩府精
擇有才識公望卓然為人所稱者方令舉官仍宜
不限品秩自借奉職選人已上皆得充舉所保之
事須保堪任邊上重難任使如上之所陳或本人
邊事不集並當同罪則人人自畏豈敢容易而舉

哉十得十百得百不虛授不濫賞斷可知矣向有所累許其自新得出沉埋必有植立夫先擇舉主則所舉者不謬矣不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不遺矣不免責罰則負犯者激勵而自奮矣利害甚煥可舉而用然須能否既著賞罰必行國無虛辭人則皆勸

五事竊聞鄜延路嘗與蕃兵接戰有一寨主為蕃兵所得及虜去軍民甚衆西賊供奉官閤門祗候

馬遵引兵追戰即時奪回延帥范雍及副部署劉平奏乞酬奬朝命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伏以元昊僣尊西陲被擾方勵武節以寧邊患其要在乎善惡必辨賞罰必明則人各有心孰不宣力賞若當則有功者愈勸罰若當則有過者自悛賞罰不明功過兩弛轉相教告誰肯奮激武節不勵戎心益生有敗而無成有亂而無治漸漬不救淪胥以鋪蓋由乎辨之不早也夫馬遵者出死力突堅圍

引既衂之兵入不存之地奪已擒之將士拔已陷之師徒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節矣况范雍劉平者國家方大倚注保奏理合超遷只進一官殊乖輿論當玆始初用武尤在賞勸激人苟未得宜必難勵衆臣竊聞河北一都巡檢王守琪捉殺得獨流寨潰散兵士二三十人自禮賓副使轉供備庫使仍差知隴州又見京東都巡檢李知和捉得劫賊七人自內殿崇班轉供備庫副使此二賊徒者

只是草竊之輩固非勍敵之人殺之不足震天威縱之不能成大患而王守琪則驟遷十餘級李知和亦超轉兩資至於馬遵者出境討賊不顧存亡援溺救焚皆得全活上可以壯朝廷之威下可以抑僭國之强比王李之功効則度越有餘比王李之遷酬則數倍不足邊臣見之失色元昊聞之長姦用人若斯致寇之道也

六事近於七月中伏聞中書樞密院同進呈募擒元

昊科格遂告示天下者切以拓跋異類西域諸羌自唐末亂離五代爭戰盜乃土宇侈其封疆時肆猖狂罕能懷服常致邊患每勞王師歷代以犬豕畜之置諸度外國家引為宗屬付以節旄割賜名城世襲王爵廩給甚厚貿遷弗停其國富强皆我資用蠢彼戎醜變為華風則我於西夷恩德豈不大哉盟誓弗渝始終無貳而元昊不圖報效輒肆頑兇欺誣上天僭竊大號合行誕告速寘明誅庶

仲征伐之權以快人神之憤况自西陲變動天下震驚聚目而觀攢耳而聽或謂朝廷有上策廟堂有竒兵豈容有臣敢行稱亂顒顒佇望以日繫時殆踰半年不聞下令久之乃舉削奪之罰行募賞之科何其隘哉夫始未有為人實莫測一旦告諭共知非謀孰不疑朝廷自怯未能加誅於元昊而又慮久無處置姑設賞募以厭天下之望乎適足示弱不足厭人示人以彊猶懼不振示人以弱其

敝何勝故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若謂元昊小戎無費民力但誅首惡足致和平則臣請終始陳之切聞自邊事初警即行調發師徒合雜器械堆盈官私俱勤道路如沸易置邊吏辦集軍糧關輔大騷黎庶已困何民力之無費焉募令一施敵情愈秘知有竊發益自周防增置守衛之兵廣募禦侮之士寢食必以計出處必以權動則有謀大為之備何首惡之可募焉況夫募者起於亂秦

用於末世三代已往不聞有此豈我太平之世天下一統偶有小醜背叛稽之典策自有討禦而執事者不為良畫遽勸陛下行亂秦末世之事乎既非至公之謀又匪常行之法然有不得已者亦或為之何則苦於用兵終未獲敵思為助兵之術則募之漢高祖於項羽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出則募之王莽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不能應則募之梁太

祖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從雖有兵甲之彊無以加討則募之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賞為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苦於用兵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方不聳獨西鄙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夏擁衆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非用募賞之時且以我大邦坐視小醜況我直彼曲奚所憚焉

正朝廷之大刑副天下之公議舉不失體動則有辭欲征則征之足以示猛欲守則守之姑以示寛表以大御小之權行禁暴安民之道號令天下豈不偉哉何乃偷募苟求潛謀竊取似同盜法不敢公行謂之容則元昊之惡不可容謂之忽則元昊之謀不可忽謂之惜用則用已費矣謂之惜民則民已勞矣况又濟師已衆遣將已多邊境騷然曠日持久而反止於用募更無他圖倚之幸安謂已

得策以此厭天下之望以此安君上之心臣深為
執事者羞之兵既不行募又無得為此逗撓不減
戍粮國用且殫民財是取怨叛必作表裏合攻臣
亦甚為陛下憂之夫元昊既懷逆謀彼必大為禦
備今聞上下募賞自知高枕無虞夷狄之心畏強
侮弱因而肆暴遂成深憂若誘之使來自有方略
則非臣所知萬一執事者謀之不臧技止於此遷
延玩寇姑息養奸禍已成而計窮敵已大而力屈

則誰復為陛下圖之

七事伏聞秋初夏守贇為樞密使夫樞密之任秉國大權起於有唐始用宦者降及後世更以武臣國家恩禮益隆委任尤重本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勢均中書號稱兩府茍為轉授不若闕官夏守贇早事先朝嘗參儲吏既緣攀附漸致顯榮惟事貴驕罔思畏謹每更劇任頗乏清名才術無聞公忠弗有一旦擢居衆賢之上俾贊萬務之機朝

命則行人心不允又況元昊作梗西陲用兵上資
睿聖之謀下取樞臣之畫庶臻泰定以安黔黎所
宜妙擇才能削平禍亂而罔詢厥德遽用斯人不
問賢愚皆所輕笑夫樞密者內陶鑄武臣外鎮撫
夷狄無事則坐制機軸以修武備用兵則指畫方
略以殄寇讎是四者皆非守貲所能知其勢鄙而
正當用武之際使踐論兵之職不惧國事復何為
哉雖樞府之柄不專一人然大抵任賢豈當如是

傳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書曰罔有立政用憸人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是則賢者可以立太平而憸人不可與於政也始陛下用守繊貲蓋以為賢者可立太平故用之尚知其憸人則必不用矣使陛下用而不知者執政緘默之過也用之和平之日已曰濫官委於艱難之時尤為非據英傑為之解體姦雄為之生心唯是得賢乃能靜亂臣又聞為國家者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得人則重

失人則輕唐郭子儀係乎安危者也入則天下安出則天下危裴晉公係乎輕重者也進則朝廷重退則朝廷輕今守贇反是其在朝廷也雖未即致危亦可謂取輕矣亟宜罷免以重觀瞻所以示陛下不私於一人而蓋為萬世也臣又慮者以其嘗為攀附而謂之親信可使以其久歷寄任而謂之耆舊可尊以其官是節制而謂能知兵以其貌甚魁梧而謂能鎮俗是皆不然唯盡公者可以親信

不主乎攀附之遇唯宿德者可謂耆舊而不主乎寄任之多有才武而好學則能知兵不在乎官有器業而不佻則能鎮俗不在乎貌伏惟陛下察守黷之所立驗守黷之所為可謂盡公宿德者乎可謂有才武而好學有器業而不佻者乎臣於守黷愛惡不相干聲迹不相接非有家世之隙禄位之嫌而進是說也但聞諸公議有足惜者區區之懇實願究陳

八事伏聞西鄙用兵以来不住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闕下而求見者不多許見臣切詳所謂未見其宜謂之天子至尊不可令小臣涜瀆則非所以詢芻蕘而廣接納也謂之循守舊例未嘗許小臣求見則今用兵要在開通壅塞非循舊例阻絶人臣之時也謂武臣多鄙不可令容易而對則既已委任用為好人非宜鄙之也謂朝廷差除自有命令本職所管自有局分不必令對則用兵之際事

與舊殊本職或有更張局分亦有規制何由聞達非以博究利病而翦除兇孽之意也以此四事求之臣故曰切詳所謂未見其宜今邊寇方興陜西大擾朝廷多發兵伍選任武臣雖則直禦寇戎蓋亦分備他盜凡有武臣求對必於邊事有聞陛下聽朝之餘何惜一見召於咫尺待以從容霽其威顏加之善誘使無懼慴盡日敷陳然後觀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趨嚮之邪正可者則奬激而遣之不

可者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自謂官家知我姓名身心有所分付不恤邊奏不省不憂權臣害能各盡所懷無不感悅勇鋭而去罄竭為期刻志夷兇立功報主局分豈有不寧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蓋用此矣又何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陛下勤勞之心豈不至哉接納之禮豈不優哉聞見之事豈不博哉今却其所求不與之見奏對之是非無由辨趨嚮之邪正不得知彼又自謂朝廷

雖然遣行官家未嘗識面但從職任因察事情胷臆不伸括囊而去至則邊事擬奏而不敢奏兵機欲陳而不敢陳或慮聰明不聞或憂權臣見忌人皆懼禍誰肯盡心縱有疏聞豈如面奏陛下勤勞之心則急矣接納之禮則疏矣聞見之事則隘矣禍不滋蔓已為大幸如望寇之速平兵之速弭則不可得也議者又謂臣曰此非主上怠於勤勞而疏於接納蓋執政者自知致寇常慮獲罪不欲許

人非次上殿或論奏四方之事或有陳兩府之罪開悟聖人聰明則非己之利也故但奏云某人已有差使某人已與遷補所求入見不宜允從只欲徼望恩榮別希錫賜以此罔上上以為然意欲阻絶天下是非蔽塞天子耳目自以為安身之計也臣謂果有是事則非臣所知唯在陛下察其忠邪而進退之則蒼生之福也宗社無疆之慶也寶元二年九月上時直集賢院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二 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劉逵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四

上仁宗乞選用酋豪各守邊郡　劉平

臣聞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四方用兵唯制西戎似得長策

于時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

服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將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太祖掃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下第其俸禄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為長策然當時大臣不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彜興靈武馮繼業移于内地自此靈夏漸敝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就粮遠近騷擾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備藩臣朝廷姑

務息民即以靈夏兩鎮授之德明潛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四州限山爲界使德明遠遁漠北則無今日之患既以山界蕃漢人户并授之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戍宿兵數萬今元昊僭逆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曩霄勒斯賫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旦爲人殺戮酋豪代之與曩霄勒斯賫通和約契用相爲表裏則西北之憂未可測矣若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爲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

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多乘人心離散興置勒斯賚立敵之時沿邊州軍轉徙粮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禄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于禄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圁勒斯賚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北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

竄身河外一窮寇爾今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以其勁勇而善戰鬬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不産五穀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歳供給資粮以贍之若收復洪宥限以山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靈夏綏銀千里黄沙本非華土往年調發逺戍老師費財官私疲弊以致小醜昌熾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宥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

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為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寶元二年閏十二月上時為鄜延環慶路副都部署

上仁宗論西邊事宜　陳執中

臣伏見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而困勁卒用甘言而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

保范雍納詭詐之說失於戒嚴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紛擾遠近駭驚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沿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為弓箭手寇大至則入保城壘小至則自可驅逐每城選閤門祗候以上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為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填士彬之闕仍以兵二千人為三寨之援使上下應接左右相顧為不可攻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逃徙者委邊臣拊存之潛通賊

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羌尤為難信議者欲結西域諸國為天兵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勝不相下恐徒耗金帛而終誤指縱涇原康奴滅臧大蟲巉數族久居内地常有翻覆之情更轄戳以沿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埸之憂百倍于前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疾也凡軍須一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歎井落空虛今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及

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未及況民力乎當四路用兵之郊
列城禦寇之地騎不並轡車不方軌唯涇州鎮戎軍似
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内營誠取笑狂童未為上策
大役既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嘯聚千百惡
黨相從小則掠道路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羣盜内侵
臣恐宵旰之憂不在于一方矣請且修沿邊城池其次
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
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土兵漸減騎卒蓋土兵增

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誘兼并寬茶鹽之法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志蓄鋭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横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忘生也康定元年上時同知樞密院事

上仁宗乞嚴邊城實關内　　范仲淹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縁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脇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

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沿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髙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内使無虛可乗西則邠州鳯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阨鄜延之要害東則陜府華州據黄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

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粮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

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旣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康定元年五月上時為陝西都轉運使

上仁宗論廟筭三事

歐陽修

臣伏見自元昊叛逆陝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切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懦不識兵之大計始猶

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切自謂可以助萬一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寛其狂妄之誅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修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易敗使其率衆來攻可以奮而深入然國威不屈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吾以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

則走勝則來葢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後訓養精鋭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之勞也或擊吾之東或擊吾之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鋭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兵已老民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鋭擊吾困敝可也使吾不堪其困

忿而出攻決于一戰彼以逸而待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窘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益窘則賊謀無施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此上策也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于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以来未有四十五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感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却

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巳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以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于外料敵之謀内察國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而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强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

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强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也試言其攻昔秦席六王之强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者然秦漢尤强其所難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自劉平陷没賊鋒熾鋭未嘗挫衂攻守之計未知所得天威所加雖期于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得賊釁隙挫其亮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能

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十五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去矣至于鬻官入粟而下無應者改摧貨之法而商旅不行是四十五萬之人唯取足於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耳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之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為通漕運盡地力摧

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全而兵可以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

非有變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

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在三門阻其中耳今宜浚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按耀卿與晏初治漕時其得尚少至末年其得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

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皆自古用兵往來之徑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祖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且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趍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自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

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人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賜禁錢數十萬以給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于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復從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近遠

等者與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闕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為功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煮海鑄山榷茶與酒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茍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于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

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趙過為畎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鈔冦則其治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方曹操屯兵許下時强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

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數百萬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舉其近者自京邑以西地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以免其

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賊其尤可甚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唯力農是仰而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相靡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

之使耕於棄地官貸而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之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容私牛之容不容于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

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地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榷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来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

其至甚也商賈坐而擁利其故非它由興利廣也夫興
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而為
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于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
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每一變
則一歲之間所損已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但云
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
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
今為國之利多者茶鹽耳茶自變法以來商賈不行一

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于山而無窮鹽者出于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資國之錢幣耳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必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

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
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
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
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
術者不惜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利而誘
大商此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
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来利薄則
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

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積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来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来而為大商賣積貨也今必欲以術制商宜盡括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小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遑遑之憂彼盖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来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

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自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也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而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頤且委之邊將至于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而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

辛甚康定元年十二月上時為太子中允館閣校勘

上仁宗論夏賊未宜進討　范仲淹

臣聞昨賊界投来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鬬始賊衆深入蓋為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其虜刼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来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廵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

黄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廵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之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别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乗勝而破賊也令須令正月内起兵則軍馬粮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乗之所傷必衆況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飢

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劉平陷没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粮草移士馬大為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闗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茍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昨于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懐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来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

旨不能持重王師為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伺春暖舉兵尤未能失策且元昊稔惡以来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鬬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飭度其已失本望況已下敕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借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

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為夷狄所輕臣又近名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絶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

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横山一帶蕃漢人户去昊賊相遠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慶歷元年正月上時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知延州先是康定元年閏十一月朝廷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進兵入討西賊故仲淹上此奏

上仁宗乞先修諸寨未宜進討　范仲淹

臣近准陝西都招討使夏竦牒連到朝廷指揮所有行軍所須令三司與韓琦等商量疾速擘畫應副者臣今據鄜

延路部管葛懐敏等申所要軍須粮草共四狀繳連進呈臣相度前項軍須粮草萬數不少必是一兩月辦集未得如今辦搬運上項隨軍輜重粮草又須用廂軍二三萬人必慮諸處廂軍數少起發不得或使駱駞騾子一二萬頭即山路險隘與兵馬三二百里轉難主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變崎嶇暴露稍有驚危便多逃散拋棄粮草為賊之資臣切見延州縻却承平南安長寧安遠寨門栲栳六寨之後自延州去賊界二程斥

堠漸遠賊馬動息卒不可知又退却疆界賊轉深入又況延州東路廢却諸寨歸明弓箭手盡皆流移著業未得又諸寨側近蕃部亦多驚起在近裏與漢户雜居今春未有土田耕種若不修復舊寨其蕃部既無活路恐糾率打刼近邊人户走入横山賊界則其患不細臣又聞得横山蕃部散入巖谷多設堡寨控扼險處入界之時兵少則難近多則難行假使主將智勇能奪其險彼則遠遁我無所獲須過横山後方到平沙却無族帳可

取其討伐之計須是將帥出竒兵從天落則有非常之功似今重累而行實憂不利臣雖密奏朝廷留此一路未速討伐以示招來之意其邊界舊寨不可不謀亡作聖意指揮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路令與臣催促諸將于二月半後出兵萬餘人於廢寨中揀有利處先次修復未須大段軍須只以隨軍運粮兵夫因便興工候著次序選驍捷將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彼

或放散人馬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舊疆彼未歸順我已壓于賊境橫山一帶在我目中強者可襲弱者思附此亦禦邊之一事然修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不少比之入界勞弊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東路熟戶蕃部并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慶曆元年二月上仲淹繼此又言臣所以不敢更執前議乞擇廢寨中有利者先次修復一則安存得上項熟戶弓箭手各著農畝無咋離之患二則遮障漢戶且為籬落三則耕作地廣糧草易為四則城寨逼近蕃界之後賊為聚散朝夕便知易為設備五則將來委諸將在彼就近

為謀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間則攻使居不得安耕不得時然後可以降集可使逃遁此固撓賊之一策庶幾畏懼早思款伏前後凡六奏築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集

上仁宗論出界攻討未便　龐籍

臣伏以元昊父子受國大恩一朝反叛今朝廷定議討伐以正逆順實合大義然此時興舉須為萬全之策臣謂用兵之道必先度我將既良我士既鋭然後料敵之虛實乘其釁隙而一舉滅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據根本以主待客而諸將或傷中而退或閉城不出其士卒

既無用命赴敵之心使賊殘毒人命剽刼財物從容進退如入無人之境可謂將不良士不鋭矣元昊君臣之間未有釁隙又間諜阻絶無由知其虚實而便出界攻討此不可不為朝廷憂也去春劉平等陷没之後邊城人心日久惴慄幸即時更張軍政比來士卒之氣漸振儻復一出不利則衆意愈懾必難再奮也况出界之後山川道路我軍素未經涉須以蕃部為鄉導則其姦詐不可不防若至險隘之處部伍輜重尾首遥遠忽有

伏兵鈔掠則必至潰散况黄德和敗手下潰兵不少至今招集未獲若數萬衆更潰而散不敢歸益生邊患不細臣切度廟謨以大兵屯聚已久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決于攻取之計其餘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鋭在邊數少則費用日寛兵精則足禦捍賊地所産之物嚴法以絶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刼掠無所得兼貨利無所通其勢必日蹙如更益練將卒俟其釁隙可乘然後大舉庶幾有萬

全之策也慶歴元年二月上

時為陜西轉運使

上仁宗論攻策七不可

田況

臣伏見昨夏竦等為累奉詔以師老費財慮生它變令早為經畫以期平定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禀聖筭其守策最備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令一旦禀命不敢持兩端非有夙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昔繼遷屢擾邊陲太宗親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衂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惟忠

護送粮餉于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所建之策恐未皇稟復臨事進退有誤大舉請以事驗之且行師有期便須協力今鄜延路總管司葛懐敏等須索百端料必不能應副足以為辭此不可者一也議者以為賊嘗併力而来我嘗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衂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之材智材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

將不若淮陰之益辦況庸人乎茍徒知大衆可以威敵
而不思將帥之材智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入十餘萬
人庸將驅之若為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
前後勢不相援則奔潰可憂今邊臣所共獎者朱觀葛
懷敏爾近于鎮戎軍界劉璠定川等兩川西賊境中生
聚牛羊皆遷徙遠去惟空族帳守者二三百人輒来抗
敵諸將奔走駭亂幾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可齊兵甲
械用大為攘奪今兩路齊入併擊劇賊若有不利則邊防

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此不可者二也自西賊叛命以来雖屢乘機會然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欲者非筭之少也蓋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我師深入若無成功大國威靈益爲彼輕況或別墮奸計以至它虞此不可者三也議者又云將帥之間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没士氣挫怯未易勇奮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近下使臣數輩干賞圖利欲邀奇

功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議者又云非欲深絶沙磧以窮袄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謂乗虚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孥弱以厚怨毒誠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為彼之所為亦當雷震電逝往来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巧為計謀盛設隄備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此不可者五也自其寇邉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之可窺而暴為此舉計事者

但欲決勝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顧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其如國事何此不可者六也昨延州范仲淹奏乞朝廷開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存問或可招納令尹洙到延州商量仲淹堅執前奏未肯出師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今諸處探到事宜多言昊賊誤我師諸路入界則併兵一處以拒敵與招來人杜文廣所說一同此正陷賊計中此不可者

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
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殊無定筭欲果決進討則又仲
淹執議不同或失期會乞名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
邊備若更有侵掠則須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
容賊殺掠當以軍法從事或探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
先有輕舉恐落奸謀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
然自議攻討以来賊中呼集醜類廣為防守遷移勞擾
未甞少安至今却有通欵意亦不為無益至于驢畜軍

須之物虛煩調發却欲罷兵亦是事之小者臨時分擘處置亦不為難所顧者安危大計爾乞密降朝旨下總管司

慶歷元年二月上時直集賢院陝西路經畧安撫判官

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田况

一曰自昊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借叛之迹固非朝夕始于漢界縁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為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擾范雍在延州屢使王文恩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

遂激怒其衆執以為辭王師伐叛弔民之體自此失之劉謙高繼嵩等破龎諸族任福襲青諸族任福襲白豹城皆指為大功無不殺戮老弱以為首級彼民皆訴冤于賊以求復讐吾民受制異類而又使無辜被戮毒貫人靈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吁可媿也或謂國家久不用兵將卒未練欲使趨功騖利習於戰鬬爾然賊界諸處設備甚謹屢行打族俘獲無幾陷没極多如郝仁禹打鄂斡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諾爾阿堡亡一百

九十三人秦鳳部管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人斬馘十八人其餘大亡小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備守以俟賊至然後別為之策以破奸謀二曰自昊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既没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普示寛貸欲為招輯伸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為

得計陜西雖有近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近又欲於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各抽減防守戍兵鄜慶渭三州大為屯聚以備賊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萬六千餘人環慶路四萬八千餘人涇原路六萬六千餘人除留諸城寨外若逐路盡數那減屯聚一處更會合都監廵檢手下兵併為一陣極不上三二萬人賊若分衆而来猶須力決勝負或昊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徼幸於

偶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儌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策非可恃以為常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為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率它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所得飈馳霧卷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持重以覰其勢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因食野積而歸爾此苟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于斯臣去冬在都下嘗聞士大夫相與言謂小羌不足憂

何則叛命之初我無邊備若兵隨檄至則關中安危未可知此賊計之失也自劉平石元孫陷没中外震駭賊長驅而至誰能當之此二失也臣始聞此說亦誠謂此賊之易與也今覩其包藏變譎圖全擇利乃知所謂失策者實賊之得計也且賊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然者主客異勢進退懐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之地或斷其歸是决成敗于一舉豈勝筭哉自李彬被虜劉平等敗没延州之境蕩然一空日者山外

之民殺掠奔潰已亡大半是渭川之境又漸空矣料賊今秋或來春猶且驅刼而已必使我藩籬盡空表裏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長驅則無後顧之患臣所以謂關中安危漸不可測願朝廷為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在乎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强壯之民五七萬人分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俯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分番戍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人以上精加訓練我軍既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

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拘近之論也且民兵之法祖宗所行迄今軍中餘老多在加之出錢選募非同點差其中必有樂于効用者且內帑之積祖宗本為用兵今乃其時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于大將旗鼓常在中軍自西陲用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實為大將而不能指麾統制以為已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鋒矢盡勢窮而後陷没忠勇之節雖可嗟憫然論其才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

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北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為鄜延部管張亢為鈐轄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来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為經畧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法耶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為士卒先至於選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

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為國家盡力者奏罷之則部分立而功可冀矣四曰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昊賊所用諜者皆厚加賞賂極其尊寵故規我機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與茶綵止于熟戶族帳内采道路之言便為事實賊臣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實者以錢帛厚賞之賊將伊埒剛朗凌裕勒且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俯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

胷辟首是去賊之手足王沿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曰唐置都護府掌撫慰諸蕃征討斥堠及行賞罰叙録勲勞其屬有長史録事功食户法諸曹得為開府之盛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防當西陲安輯時朝廷故無意及此今昊賊大肆殺掠沿邊屬户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奸人恣行誘脅以此賊勢轉盛而邊堠無復扞蔽今新置招撫蕃落司所謂招撫者非飲食不足以得其驩非賞賂不足以回其意

非術數不足以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暴者曹偉在秦州誅賞並行戎落慴伏比涇原用韓質秦鳳用張僎皆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至于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熟户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整人堪戰鬬若綏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請令都管舉官與王懷端協力招撫仍只令韓琦王沿籠籍張奎同領之事之大者關報都部管司其餘知州通判更不兼管以養正兵萬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来

熟户販鬻青白鹽以来厚利今一切禁絶之欲以困賊然絶熟户之利無以資其生太宗朝鄭文寳請禁青白鹽以困賊遷可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犯法甚衆戎人乏食冦抄邊郡内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寛鹽禁則熟户無不得用議者疑邊饋已窘而又興費不貲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置勒斯賚欲誘以為用賜帛二萬以促其出師終無

實報是捨熟户近戍之效而信西蕃遠安之言豈至計耶自昊賊破犛牛城築瓦川會而置勒斯賚遠竄歴精城偷安苟息其子滿濟扎卜轄戩自立皆為仇敵尚不能制矧能為昊賊輕重邪温博奇乃置勒斯賚親信首領之豪其子一聲金龍有衆萬餘最為强盛乃與昊賊結姻置勒斯賚日益危弱今欲以為國家用非臣之所能知也以是論之招撫熟户不猶愈於彼乎六曰環慶路投来蕃部極多夏竦等懲延安之前失慮賊馬奔衝内應為患

欲遷襄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往若驟加起遣則戎心動揺或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躬至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給沿邊閑田編于熟户或度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内地然恩威裁制其事百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曰蕃落廣鋭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强戰鬬嘗為士卒先是昊賊擾邊以来惟土兵踴躍志在争功其如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二百五十為折支積數月一

支又皆靡弊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兵自南中選塡材質綿弱而云不知戰鬬見賊恐死傳者皆以為笑朝廷但且以塞數為名而已若月添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曰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髙者無如龍衛聞其間有不能被甲上馬者况驍勝雲武武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㪷每教皆望空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已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

能入況未能中之請客料邉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寛市馬之煩擾邉害就利莫善于兹也九曰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須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於今日獲罪必先于諸將矣邉臣甘死事猶獲子孫之福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若賊衆不多而畏懦不即追討並行誅之十曰

主將用兵非素撫而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旣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虜酋長遥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昨任福在慶州蕃漢各已信服士卒亦已諳練一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將佐非大故毋得輕換易廣幾責其成功十一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

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敵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遠年帳籍見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永興軍秦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為無例而罷今請渭延慶三州及諸路部

管司並特支米造酒仍比都管司别給隨軍錢務令贍足除軍員外其餘士卒每一季或因都閲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需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閫外之事無不專制財粮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敵權均紛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大體邪十二曰功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不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

專而精我慢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冶砧打造純鋼甲鐵發赴緣邊先用八九㪷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綻乙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曰今春昊賊寇邊罷械攻城之具極為拙鈍此特緩吾備也料賊年歲間破盡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民熟户使為先登以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故可憂今修築城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守城

卒三五十人諸處指教善治器用大為之備賊動必求全常顧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曰昊賊蓄謀歲深盡吏漢法自作祅書非恩信可以縻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姦鋒其勢未已漢界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科率粮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為戰所謂步奚此皆去賊地遥向漢甚邇若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承其不備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殛降順者

招徠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得土田給與有功熟户必不可守則縱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命歸欵則裁割縱捨制之在我弭患如此則邊陲可安矣慶歷元年五月上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二